



瑜伽師地論

菩薩地—攝抉擇分三 上

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

一九八五、十二、七

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

【前言】

《瑜伽師地論》〈攝抉擇分中菩薩地品〉，這品裡面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教我們怎麼認識整個宇宙人生？我們知道人生雖然有千千萬萬種，但是把它綜合起來，它有五個類別（五法）：一、相—有相狀的萬事萬物；二、名—給予大家共許的名字；三、分別—了別它的體相用等種種差別。一般人生活的內容應該只有這三部分；四、真如；五、正智；什麼是真如？什麼是正智？如果用現代話來講，正智是屬於有智慧的生活，真如是屬於理性的生活。

第123期

發行者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顧問：劉發泉
策劃：張榮珠
編輯：張現能
校對：洪秀蜜
電話：(02)27524519
(02)27400877
傳真：(02)27117139
地址：台北市復興南路
1段127號8樓A座
劃撥：19619626
戶名：財團法人
普力宏文教基金會

請問，真如是不是離開相、名、分別等三法呢？沒有！請問，正智是不是離開相、名、分別等三法呢？也沒有！現在的問題是說，大家的生活都是在相、名、分別等三法裡面，如何獲得真如與正智呢？

昨天，我們講「分別」，指的是我們每個人思想的分別心。思想的分別心在整個人人生來說，一般人情感的成份居多。但就佛法的角度來看，思想的分別心多半是自我利益的成份居多。換句話說，思想的分別心本身就帶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思想存在，我們知道，分別心多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痛苦的！

過去，曾遇過兩個老太太，一位是八十多歲，另一位是七十多歲。年齡較長的

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

瑜伽師地論—菩薩地—

攝抉擇分 三 上……………一

生活禪小品（力發老師蒐集整理）

補丁的衣服傳奇……………	十三
半部論語治天下……………	十四
錯別字……………	十五
楚材晉用……………	十六
綿山活佛……………	十七
化緣與結緣……………	十八
順治皇帝出家心路歷程……………	十九
高貴與低賤的差別……………	二〇
問菩薩為何倒坐？……………	二一
吃苦……………	二二
種桃李者得實，種荊棘者得刺……………	二三
學會控制情緒……………	二四



老太太對我說：「我年輕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笨笨的，別人說我好話我也不會聽，說我壞話我也聽不懂。如果叫我跟別人吵架，我的嘴巴就不管用了，始終沒有辦法吵得過別人！那個較年輕的是我的弟媳婦，她比我厲害多了，我只講一句，她可以講幾十句。如今有一點不同，我雖然比他大十幾歲，但是我的頭腦還很清楚。而我那個弟媳婦已經有老人癡呆了。」這兩位老太太跟我都接近，但是七十幾歲的老太太思想老化了，常常前面講的話，後面就不知道了，等一等就不認識我了。所以，分別心太多的話，會傷害到大腦的記憶神經與理解神經。

就佛法來說，為什麼有分別心？分別心的根源是什麼？是自我！所以，我們要打破自我的心理，因為有利害得失的作祟，就會衍生種種煩惱，所以必須用「正智」來觀察。昨天我們說智慧有兩種：一是出世間正智，另一是世間出世間正智。昨天我們已講過了出世間正智，是一種通達真如！真是如此的智慧。真如！真是如

此，是宇宙萬有的法則，也是我們心性的法則。從時間來看，宇宙萬有是不斷在變動的，我們的心性也是不斷在變動的；所謂前念滅、後念生、前念滅、後念生……念遷變，念念裡面都有「生住異滅」四相的變化。宇宙萬有也是剎那剎那地在「生住異滅」四相的變化。所以，不管是地球也好，還是廣大宇宙裡的眾多星雲也好，都是在「生住異滅」四相的變化之中。就空間方面來講，無論是廣大如太陽，還是細小得像微塵；現代的科技進步，已經能夠了解原子的結構——有原子核、電子等這麼微小的東西本身仍然是綜合體，還是有變化的。就以現代的科技想要找一個最基本的物理原體（粒子），可以說很難很難！佛法說，沒有一個是所謂最小的，也沒有一個是所謂最大的！即使是最小的粒子（微塵），也是眾緣所生，是綜合眾多粒子的關係而有。最大的物體沒有離開最小的粒子，最小的粒子也沒有離開最大的物體，其中都是由眾因多緣組合而有。因為眾因多緣的種種組合而有了宇宙萬有的

事相，這個組合宇宙萬有的原理，就叫作「真理」；而這個組合宇宙萬有的原理，怎麼叫作「真如」呢？如果宇宙萬有是由眾因多緣組合的原理而有，那麼這個世界又可以叫作「關係學說」。究竟關係學說，是不是就是真理呢？不是！只能說是真理的一個面向，在這裡佛教最重要所要顯出的是「空性」的存在。這種關係學說，在佛法裡稱作「緣起論」——是說萬法無不是由眾因多緣和合而生的；用現代學術用語來說是「關係學」——每一個事物的存在都是因眾多關係而有。如果我們只看種種關係的話，那它就純屬邏輯思考，跟宗教沒有關係，跟哲學也沒有關係。我們從關係學方面，要體悟的是這種種關係安住在什麼地方？這能和合萬有的眾因多緣，它所安住的理體是「空性」。因為如果沒有空性的話，所有的眾因多緣就不能和合起來，所以關係學裡所顯出的是空性的存在，這個空性就是真理——「真如」。並不是單單說一個關係學而已，而是要由關係學顯出宇宙萬有的空性。

【論文】

何等名為唯出世間正智？謂由此故，聲聞、獨覺、諸菩薩等通達真如。又由此故，彼諸菩薩於五明處善修方便，多住如是一切遍行真如智故，速證圓滿所知障淨。何等名為世間出世間正智？謂聲聞、獨覺，以初正智通達真如已，由此後所得世間出世間正智，於諸安立諦中，令心厭怖三界過患、愛味三界寂靜。又由多分安住此故，速證圓滿煩惱障淨。又即此智未曾得義，名出世間；緣言說相為境界義，亦名世間，是故說為世間出世間。

【白話譯釋】

什麼是世間出世間正智呢？是證得「法無我」的智慧。法無我指的是一切法本身，每一個主因與助緣都是靠眾多關係而有的現象，它都是住在空性裡面——一切諸法都是無自性的，沒有自我的實體可得。這「法無我」的真如，在出世間智方面，聲聞乘與獨覺乘修行者，他們知道「諸法無我」的道理後，慢慢的就證悟了「人無我」。小乘佛教的三法印是「諸行無常、

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，二乘聖者雖然已證得三法印，但是他們對於人生的無常、短暫有很深刻的體會，這人生也是靠許許多多關係組合而有的，所以，他們從諸多關係組合而有的智慧，進一步觀照到關係裡面，發現種種關係的本身也是眾因多緣而有的，也是沒有自己的實在自性可得，是具足空性的。當他們觀察到這個真理的時候，他們把自己所有的煩惱我執都掃除了，由此正智觀察了知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；既然「諸法無我」，我又何必去煩惱呢？所以當二乘聖者通達這個真理的時候，就證到「人無我」的偏空涅槃。空性的道理在佛教的名詞，叫作「無生忍」，是二乘聖者所證得的偏空涅槃。這偏空涅槃的相狀如何？境界如何？一般人根本就想像不到；一般人會說，我們好好生活在人間不是很舒服嗎？為什麼要住在空性裡面？而二乘聖者他們把心裡所有的感受、思想完全滅除而體悟人無我的真理，請問過這種生活有什麼意義呢？他們自有他們的意義存在！當他們證到涅槃

寂靜的境界時，他沒有快樂，也沒有痛苦，完全是一種平衡穩定的心理狀態。因為空性本身是無相的，既沒有樂相，也沒有苦相，這是他們從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人生中獲得解脫的一種方法，也是過著和解脫的真理相應的生活方式。

論文說「何等名為唯出世間正智？謂由此故，聲聞、獨覺、諸菩薩等通達真如。又由此故，彼諸菩薩於五明處善修方便，多住如是一切遍行真如智故，速證圓滿所知障淨。」菩薩的修行法也是這樣的，那麼，這裡就出現問題了。如果菩薩也是這樣的話，那麼菩薩道的精神不也是消極的嗎？在本論說，諸菩薩摩訶薩一定是證得「生死即是涅槃」、「煩惱即是菩提」的「無住大涅槃」，因為菩薩要廣度眾生，和廣大眾生廣結善緣，所以要修習「五明」，要懂得①「內明」，菩薩要自己能夠明心見性，也要讓眾生能夠明心見性；②「工巧明」，菩薩要修習世間的種種科學、技藝；③「因明」，菩薩要修習邏輯推理的學問，與種種辯論的技巧，讓自己的學問

符合真理的條件；④「音聲明」，菩薩要修習世間的聲音韻律的學問，乃至成就文學與演說表達的技巧；⑤「醫方明」，菩薩要修習世間醫治眾生身心疾病的學問。所以，菩薩對於世間眾生種種生活的知識與技巧都要通達，成為一個生活的「大通家」。可見，修習菩薩道實在不容易！度眾生更是不容易！菩薩和眾生相處久了、度久了，可能就染上眾生的煩惱習氣，反而被眾生度過去了。因為人與人之間相處久了，彼此的習氣就會互相感染，你愛穿什麼衣服，我也愛穿什麼衣服；你愛吃什麼東西，我也愛吃什麼東西；你有什麼嗜好，我也有什麼嗜好，……。如果菩薩的修行程度是這樣的話，那就和眾生同流合污了；和眾生相處久了，過著一樣的生活慣了，慢慢就染上眾生的習氣了，這樣還談什麼度化眾生呢？眾生最怕死，怕在生活裡遇上煩惱；如果菩薩也怕死，也怕煩惱，那菩薩的修行就徹底完蛋了！菩薩不怕生死，也不怕煩惱，菩薩「不怕」並不是歡喜粘上生死與煩惱事，而是

菩薩的內心經常安住在「諸法無我」的修養境界裡面，完全體悟「諸法無我」的真如。這樣對於菩薩想要斷除的「所知障」大有幫助！如論文說「速證圓滿所知障淨」。也就是說，因為菩薩有法無我的觀慧，所以很容易達成所知障清淨的修行。什麼叫作「所知障」呢？這是佛學上的一個問題，在佛學上來講，二乘修行人要斷除的是煩惱障，而菩薩要斷除的是所知障；一切煩惱從何而起呢？從有「我」而起，只要有「我」的執著，就有一切的煩惱。當二乘修行人悟到一切法無「我」，了悟一切法的存在都是依靠許許多多的條件組合而有的。既然這樣，煩惱也是靠種種條件組合而來的，可見，哪裡有什麼實在的煩惱呢？內心的煩惱大多來自於自我的計較而有的，所以沒有實在的煩惱可得。而我的身體也是依靠許許多多的條件組合而有的，哪裡有一個實在的我呢？沒有啊！所以在這個時候，能夠體悟「諸法無我」真如的話，就容易斷除煩惱障，因為煩惱的根本就在於執著有一個實在

的自我。因此，能夠悟到「無我」的真理，就能斷除煩惱障！正所謂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」沒有了皮膚，毛髮就沒有附著的地方了！

論文在這裡講「菩薩通達真如已」，阿羅漢、辟支佛與諸菩薩都要通達真如，這個真如是「諸法無我」的真如，這是三乘要共同修習成就的真如。菩薩也同樣要有「無我」的觀慧，但是因為菩薩要廣度眾生，所以了悟在理上固然是「無我」，但在事上還要假借一個方便的「假我」來修習菩薩道。但二乘修行人一向視三界如牢獄，視生死如冤家，一心想超出三界，斷煩惱、了生死，執著「人無我」的真理「執著有煩惱可斷、有生死可了、有涅槃（偏空涅槃）可證，這是他們的「法執」；菩薩不執著這「人無我」的道理，「人無我」固然是真理，但菩薩認為不必執著這個真理，因為無我的真理就普遍存在一切假有的萬法裡面、在一切行動裡面、在一切時間裡面、在一切空間裡面。所以，菩薩既證得了「無我」的真理，又沒有對「無

我」真理的執著；因此，阿羅漢、辟支佛的內心還有所知障，而菩薩能進一步地觀察，證得「無我」的真理固然很殊勝，但是不能夠執著它。因為能證得「無我」真理的智慧是主觀的，主觀的對象就是在一切客觀的萬法上，所以菩薩能夠把「無我」的道理普遍化，能夠把一切所知都獲得清淨。

至於「所知障」的意義應該有兩種說法：第一種說法，二乘人雖然在五法的「分別」上空了，但是對於諸法的「相」和「名」不空，不管世間有多大、社會有多大，那都跟我沒有關係，我只要知道我的身體是「諸法無我」，全身的種種是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的，是沒有實在的自性、是空的，至於世間的萬事萬物空不空我不管，廣大的眾生苦不苦我也不管，這種心態就是只有證到「我空」，沒有證「法空」。因此，二乘人不管一切諸法的本體是什麼？這樣說來，二乘人有「所知障」——法執。認為只要對萬法沒有分別心就好了，能自我獲得解脫就夠了！但是菩薩要破除「所知

障」，不僅是「我」空了，對一切法的「分別」空了，對一切法的「相」與「名」也空了。所以，菩薩不僅在主觀方面「分別」的我執空了，在客觀方面諸法的「相」與「名」也空了。因此，菩薩證得的真如既廣大又徹底；第二種說法是，菩薩不執著我空，如果還執著我空，表示還有一個我空的存在。如果證到我空的時候，連我空也不可得，這個我空才真正的殊勝，這才空得徹底。換句話說，如果還執著有一個所證得的「我空」境界，那還是一種執著，結果是變成「我不空」。這樣，煩惱障是斷了，但是所知障還沒有斷。這段論文表達，二乘聖者只有證到我空的真如，並沒有證到法空的真如；而菩薩不但證得了我空的真如，也證得了法空的真如。但是菩薩的廣大行願也沒有離開我空真如，因為我空真如也幫助菩薩到達所知障清淨的法空真如。

今天我們要再說什麼叫「世間出世間正智」？論文說「何等名為世間出世間正智？謂聲聞、獨覺，以初正智通達真如

已，由此後所得世間出世間正智。」有三個階段：聲聞、緣覺（獨覺）的正智，我們昨天解釋過了。聲聞，就是聽佛陀說四諦法而悟到我空真如的阿羅漢。緣覺，是獨自在山上看到花開、花謝，悟到萬法不停地遷移變化的真理，也可以悟到我空真如，到達解脫；「初正智」所攝智，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是二乘人的見解。二乘行者剛開始修行時，生起的見解。我們知道二乘行者的修道有一個嚴謹的過程：

第一個階段是「見道」——二乘行者的觀慧初神通達真理，見解已經領會諸法無我的道理。好比觀察這個身體是由種種條件組合而有的，那麼這個身體哪有實在的「我」性可得呢？我不能主宰這個身體，也不能自在。二乘行者剛生起對身體的理性有正確的理解，但還沒有開始起修。所以，我們佛教徒真正要過符合真理的生活，第一個就要從生起正知正見做起。如果我們的見解還認為木頭有木頭神、石頭有石頭神：，不僅平日拜土地公，且逢廟便拜，如果內心還存在這種見解，就表示

內心還停留在拜多神教的階段，還是在落後民族的階段。如果再進步一點，認為宇宙間沒有那麼多神，應該說最偉大的只有一個神，好比只拜一個「天公」就好了；在佛法來說，不論是一神論或多神論，都是不合乎覺悟的智慧。所謂覺悟的智慧，是追求宇宙的真理，並不是迷迷糊糊就相信有一個萬能的神主宰宇宙間的一切，把自己的的人生就交給一個萬能的神，而自己沒有一個正確的知見，沒有一個自己的人生目標，沒有自己人生的光明與價值！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人生有價值，首先就要開發自己的智慧，去追求宇宙的真理何在呢？

去追求真理所用的心，不同於一般追逐世間五欲的用心。所謂的「真理」是永恆不變的，如果只有我說的才是真理，別人多認為不是真理，那麼這個真理就不成立了。要達到我說它是真理，誰都不能夠打破它，誰也沒有辦法改變它，誰也沒有辦法抹殺真理的存在與價值，符合這些標準才能算是真正的真理！剛才我們說「諸

行無常」，宇宙萬有與人生時時刻刻都在潛移默變著，這是真理！還有，宇宙萬有與人生都是靠眾多關係而有，住在空性當中，這也是真理！我們如果能夠觀察到這些真理，才算是初步的「見道」；在社會上或家庭裡發生一件事，通常多責怪別人或推諉責任。好比家裡出了一個孩子不聰明，就責怪老師不會教，甚至罵老師。老師在學校感覺孩子很調皮，就責怪家長沒有好好管教。這樣，家庭推給社會，社會推給家庭，這當然是不對的。所以，要培養出一個聰明的孩子，是多方面的條件配合才有可能達成的，有家庭的因素、社會的因素、有教育方面的因素，還有孩子本身健康的因素、資質的因素：，要從眾多方面來看問題，就能把問題觀察得很清楚了。這種從眾多方面觀察事物的能力，才是屬於正智，是智慧，不是分別。「分別」通常只是從一個或二個角度的了別事物，而「正智」是從各方面圓滿周到的觀察。所以，修學佛法的第一步就要培養這個智慧，這是初步見道位；在佛學上，一

般的說法是，聲聞人聽佛講經說法，所以在見解上先開悟，所以先斷除「見惑」，以後才斷除「思惑」；獨覺生在無佛的時代，他是無師自通，他在山上自修，沒和他人相處，哪裡有機會吵架生起煩惱？所以獨覺先斷除的是煩惱障，斷除到極點的時候，終於明白宇宙的真理！所以獨覺先斷的是「思惑」，以後才斷「見惑」！換句話說，聲聞人先見道，以後才展開修道，先得到正確的見解以後，再把它放在日常的生活上檢驗應用，這樣就是修道了。所以，論文說「以正智通達真如」這句話，指的是見道！我們把它解釋清楚。

第二個階段是「修道」，由見道位開發出世間的正智，就進入了修道位了。也就是把「諸法無我」、「諸行無常」的見解，放在生活上，把它實行起來，無論行、住、坐、臥，都在思惟法義。我們研究佛經也是這樣，當我們思惟「諸法無我」法義的時候，要倒回去想：到底諸法是不是無我？是真的無我？還是假的無我？我認為諸法是有我的可以嗎？我們可以現在

就在這裡作功夫。如果諸法是有「我」的話，我們眼前的這張桌子應該是永遠不會變壞的，因為它有「我」性！有自在義、主宰義、不變義，事實上桌子只要使用不當或經過若干年後它是會變壞的，可見桌子是無我的；如果諸法有我的話，我就不會死，我當然不樂意死啦！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，連螞蟻都貪生怕死何況是人呢？如果諸法有我的話，螞蟻也不會死，這有可能嗎？事實上輕輕一壓螞蟻就死掉了。換句話說，如果諸法有我的話，秦始皇到現在應該還存在才對不是嗎？我們到處找找看有沒有諸法有我的地方？如果有，我就可以用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去破除它，它和佛教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是相違背的；這樣，才算真正了解到「諸法無我」的法義，慢慢的就能在生活上加以應用。又好比當有人罵我們是「笨豬」的時候，我們能立刻想到「諸法無我」嗎？我們會變「笨」嗎？會變「豬」嗎？這「名」和「相」都不能安在我身上，它和我們不相應；既然不相應，有什麼好煩惱呢？如

果「諸法無我」的話，「豬」是無我，「笨豬」也是無我。我我和「笨豬」本來都是無我，這才算是通達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；不僅是那個假有的「名」和「相」是虛妄的，連我們一向以為實在的身體也是虛妄的。如果能把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應用在生活上，這就是所謂「安立諦」，也就是「修道」；就是能把符合真理的見解安立在生活裡面，並且得到受用。我們知道「諸法無我」的道理比較深，「諸行無常」的道理比較淺，好比我們知道人會死，人從生到死的過程比較容易觀察得到，並體會得到。但是從死（滅）到生，我們體會不到。好比我們去殯儀館參加至親好友的喪禮，體悟人生無常，頓時感到萬念俱灰，喪失了許多奮鬥的力量，爭名爭利的欲望也消失了許多，……。這種看法是消極的，但是二乘修行者就是從消極方面著手，而菩薩卻不是；菩薩對於「諸法無我」、「諸行無常」真理的體悟卻是積極的！好比菩薩從殯儀館回來，體悟既然人生無常必然會死去，那麼我了悟自己剩下來不多的時

間，有什麼心願未了，應當趕快去創作啊！有好多功德未修，好多利益眾生的福德志業還沒有做，應該趕快把握這有限的光陰，對於利益社會的慈善事業有機會就趕快多做一些；不因為人生苦短，就心灰意冷，不再追求智慧、造作福德，只求自己能夠解脫就好了，菩薩如果有這種心態就完蛋了！菩薩在這無常的人生裡永遠保持積極的態度；但凡凡眾生對人生總有太多的留戀。我們去殯儀館回來，內心很受打擊，這種心態和二乘及菩薩都不一樣。本省人都怕到殯儀館，都認為去殯儀館後，不要馬上回到家裡，要先到百貨公司裡逛一逛，或到廟裡拜一拜，把身上不好的氣氛洗一洗，或到餐飲店裡用個餐才回家，……這些動作當然是凡夫的執著。回到家裡，經過一段時日，就把當時去殯儀館悲哀的、無常的打擊通通淡忘了，把至親好友的死去忘記了，對於世間仍有許多的執著和欲望，因此還是有許多煩惱，不懂得對人生保持繼續警覺的狀態，總是貪著愛戀這個世界。二乘修行者的心態不同

於一般的凡夫，看到「諸法無我」、「諸行無常」的真理，就能夠保持高度的警覺！

佛教有一首偈頌：「看到他人死，我心熱如火，不是熱他人，看快輪到我！」

看到別人死掉了，頓時感到人生好可怕！不是替死掉的人感到人生可怕，而看到周遭的親友一個一個死去，終有一天會輪到自己啊！我死的時候有什麼辦法來對付它呢？這首偈頌在二乘修行人心裡，時常拿來警醒自己，積極地把握時間努力用功修行，並在生活上應用，他們對這個世界絕對不留戀！拿好吃的東西供養他，他也不覺得好吃，請他好看好的電影，他對於電影裡悲歡離合的情節，更是加強他們對人生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的觀念；我們看得好笑、好感動，時而嘻笑、時而掉淚，他們則看到人生一切皆悉無常，人生的一切不過如此啊！因此二乘修行人對於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都絲毫不貪戀執著；所謂欲界的生活，就是我們凡夫如今的生活，有種種希望、欲求的世間；而色界的生活，就是愛樂禪定、追求靜態生活的世

界；無色界的生活，就是沒有了身體還能夠生活的世界，對於欲界、色界的生活有厭離的心態。

我從小就跟母親吃素，沒有吃葷食的經驗，我曾聽一些人特別貪著食物美味的美食主義者說，買現成煮熟的魚蝦或肉品回家吃，味道不夠鮮美，要買回來現殺的禽畜，或現撈的、活跳跳的魚蝦，現場烹煮味道才夠鮮美！貪著一時的口腹之欲，將家禽、魚蝦都買回家現殺，造作了殺生的惡業，當今生的果報身壽命終了後，這殺生的果報就一定會在來生顯現啊！現今沒有人買一隻豬回家殺，買雞回去殺的也比較少了，但是仍有很多家庭主婦買活的魚蝦回去宰殺烹調。偶而還是會看到有些人嫌攤販上的雞不新鮮，要老闆捉一隻活的現殺，然後扔到拔毛機裡攪拌，這種殺業造作下去，來生一定會在三界裡輪迴遭受罪苦果報。因為你讓這些畜生道眾生痛苦，它們將來也一定會讓你生病痛苦！這種痛苦在什麼地方可以發現得到呢？我們現在可能年輕氣盛，沒有病

苦的感覺，如果我們生了一場嚴重的病，有人建議說要吃烏龜或鰲才會好，果真聽從他人建議殺龜或鰲來吃的話，病情肯定會更加嚴重！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幾次實驗以後，就肯定不敢再殺生了！當我們正遭受重病時，又造作殺生業，肯定馬上增加果報障的沈重！二乘人看待自己生死輪迴的原因，是從一念無明造作有漏善惡業而有，所以他們在三界裡身體不造作殺生、偷盜、邪淫等三種惡業，口不造作惡口、兩舌、妄語、綺語等四種惡業，意不造作貪、瞋、癡等三種惡業。他們為什麼不造作這些惡業呢？因為三界裡的輪迴不可愛、不值得留戀，所以就不造作這些沈淪三界的惡業了。因為造作了有漏的善惡業，就必定有生死輪迴；我不造作善惡業，就等於沒有造作再輪迴受生的「因」，將來就不會有受生的「果」。

第三個階段是「證道」，二乘人厭離三界，對三界生起怖畏想，視生死如冤家，視三界如牢獄，看到眾生一報還一報，報過來、報過去，重重無盡，麻煩得

要死！二乘人內心喜歡什麼呢？喜歡「不生」！他們喜歡「空」的真理，「空」的真理就是「不生」。空是無相的，哪有什麼「生」？哪有什麼「滅」？他們認為執著有個實在的「我」，那只是觀念上的執著，事實上沒有一個實在的「我」存在。體悟到這個「無我」的道理，就是證到了真如之理。這個真理是永遠不會動搖的、變異的，因為它是無相的，所以永遠是寂靜的。寂，是不動的意思。靜，是平衡穩定的意思。所以，心性安住於不動的、平衡而安定的心態當中！他對於世間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境界絕對不會貪著留戀，他有沒有愛呢？有，他愛這「我空」的涅槃境界。不要說阿羅漢的愛著涅槃寂靜的境界，就我個人來說，我對靜坐也有所偏愛。這是什麼呢？是「法執」！法執比我執要好，好比有人愛看電影，那就會浪費很多時間，那就糟糕了！好比有人愛喝酒，那一定會血壓高了！又好比有人愛抽煙，那麼將來一定可能得到肺癌！如果說我愛靜坐，老實說這個執著還算不

錯，這要比世間種種動態的生活要昇華許多！但是在最高成就的佛菩薩來看，這還是一種法執，因為對於靜坐有所偏執，執著於寂靜，愛上寂靜，這也是內心的貪愛。我們不要以為貪愛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才是貪愛，如果貪愛空寂的涅槃境界也是一種貪愛。所以，二乘聖者的內心還有「法執」的存在。有些人認為音樂好聽，我個人認為沒有音樂的「音樂」最好聽！如果整天聽同一首樂曲，那是會煩死人的，只有什麼聲音都沒有，萬籟俱寂才是最妙最好的境界！這也是一種貪愛啊！

在菩薩來講，他沒有法執，即使一切境界顯現在面前都沒有關係，都不會有什麼貪愛執著，卻能善巧地在世間應用它來普度一切眾生，內心沒有法執，心中經常是寂靜的；即使在一行住坐臥、飲食或言語時，內心也都是安住在寂靜的境界裡面，不執著一定要靜坐才能保持內心的寂靜。菩薩既然發願要廣度一切眾生，就要和眾生在一起，隨順眾生講什麼東西好看？什麼東西好吃？什麼音樂好

聽？…。所有的五欲、六塵境界通通有，但是這些都不能影響菩薩內心的寂靜，還是不停地隨緣度化眾生。這種修行的境界當然要比二乘聖者要高啦！菩薩摩訶薩不但我執、法執都沒有了，甚至連空執也要沒有！所以，二乘聖者執著的境界是「我空」的境界，而這「我空」也是通達真如的智慧，現在說世間出世間正智，和二乘聖者所成就的智慧有什麼不一樣呢？出世間正智是二乘聖者的智慧，只有清淨自己的煩惱障，偏重於取證「我空」真如；而菩薩的證境，則偏重於取證「法空」真如。換句話說，真如的理性是一樣的，請問二乘聖者的證境和菩薩的證境有什麼不同呢？二乘聖者修學的智慧是出世間正智，出世間就空性方面來講，可分為兩方面：①二乘聖者所證空性、通達真如的智慧是出世間的、是消極的、是厭離世間的、不敢和眾生攀緣的；②菩薩所證空性、通達真如的智慧是積極的、隨緣度化眾生的。因為菩薩法執也空了，要和眾生廣結善緣。所以，以本論的〈真實義品〉

來說，二乘聖者所成就的智慧是「如所有智」，不能即空即有、空有一如；而菩薩所成就的智慧是「盡所有智」，能即空即有、空有一如；二乘聖者所證得的空性，是一種片面的空性真理，是從生到滅，而悟到滅的真理；悟到滅的真理以後，就能超出三界、解脫生死煩惱。

有些人修習密宗幾十年，不知道密宗如何修法？在這裡，我要公開地講，我們密宗的修行方法裡面，即使已修到金剛上師位，就要修習成就如所有智（出世間智）與盡所有智（世間出世間智），這樣初步的修證就和阿羅漢一樣了。好比在修護摩法時，先觀想全身發出熊熊烈火，如《楞嚴經》所說「性火真空、性空真火」，把整個身體燒成灰燼；這時再觀想「性水真空、性空真水」，把色身所剩的灰燼都沖走了；又再觀想「性色真空、性空真色」，這時虛幻的身體整個沒有了；這種修觀法是從生到滅體證真如。因為真如是無相的，所以要從生到滅體會無相的真如；如果更進一步修證「即身成佛」的話，就要

從這裡觀想即空即有的真理，從空性中現一切有。佛者，覺也。要成就佛的智慧，就要經過「性色真空、性空真色」等階段，那要如何表達出來呢？原來，佛陀覺悟的智慧就在世間萬有中表達出來，就在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中表達出來，一切萬相都是佛性顯露的地方。這是從有到空、從空到有的體證。如果密宗上師，對於真如不能有所體悟的話，就不是真正的金剛上師。當然，內心的修證別人可能看不出來，也沒有人來考試，可是一講經說法，就可能有人聽得出來，這個金剛上師是否真正有體證真如？還是只是一個土金剛上師？有些人打著密宗金剛上師的名號，他們也在收徒弟傳法灌頂。眾生最重

要的問題是，應該如何斷除煩惱障？應該如何斷除所知障？這是密宗弟子要好好抉擇的。這些問題非常重要！佛教徒要追求真理的生活方式就在這裡追求！

請問論文講斷除煩惱障與所知障，世間出世間智是什麼東西呢？即論文講的「又即此智未曾得義，名出世間」。大家

常念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經文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是從空的方面來觀察宇宙萬相都沒有離開空性的真理。空到極點時，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」，智慧也是眾緣所生，也是空性的，既然如此，有什麼可得呢？我們不要以為成佛了，必定有什麼東西可得！然而成佛竟然是一無所得而成佛！如果以為成佛了，任人何東西都是我的，那就變成更大的貪心，自我變得更多更大，那就糟糕了！成佛是一無所得！眾生才是有所得！什麼東西都想要得到！至於能不能夠得到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往往通通都得不到。因為眾生不了解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，而諸佛徹底了解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，不但徹悟「諸法無我」的真理，而且親證宇宙萬有空性的本體。徹底覺悟到什麼地步呢？連自己悟到、證到宇宙萬有空性本體的智慧也是眾緣所生，那麼這個智慧也是空無自性、無形無相、不可得的；如《楞伽經》說「能所俱空」，所觀之理是空性的，能觀之智是主觀的本體也是眾緣所生的，也是空性的；

《楞嚴經》說「解六結，越三空」，最後把主觀的心智也空掉。所以，成佛有沒有得到什麼呢？一點東西也沒有得到！所以，我們不要以為學佛會得到很多東西，有沒有得到很多東西呢？沒有啊！因為沒有得到任何東西，內心才能獲得大自在！如果有所得的話，痛苦就必定隨之而來；好比買愛國獎券想要中獎，即使沒有中千萬大獎，中一百元也好，往往一中獎，霉運就跟隨著降臨了！我們都期望中獎，都執著有相，一旦執著有一個相，就有所「得」，那必然就有所「失」，這樣痛苦就跟著來了。因為只要有一個得，內心就必定有一個我的存在，既然有我的根本執著存在，萬苦當然就跟著來了；所以，《心經》所講的「無智亦無得」最為徹底，認為能觀之智也是空無自性的，所以無所得，沒有能得也沒有所得，這樣佛菩薩才能於諸法得大自在；眾生內心只要有任何一點有所得的心理，就不能得到自在。

就二乘聖者斷除煩惱障，證得我空真理的方面來說，他們證得了和諸佛相似

通智，這種智慧叫作「出世間智」。既然「無智亦無得」，請問這個出世間智能夠不能夠方便說出來呢？也可以的。那麼想要方便說出來，就有言說相了，既然證得了空性的真理，如果不說法，誰能夠體會空性的真理呢？如果不講出來，就不可能有眾生能夠體悟這種真理。以我來說，每天都要提醒自己一下，好比佛門晚課裡有一首〈普賢菩薩警眾偈〉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；大眾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燃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！」今天一天又過去了，好像魚缸裡的水又少了一些，水總有一天會乾涸掉，那時魚就要死掉了。我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過去了，生命就一天一天地減短了，這樣觀察自己的生命，我們的生命有什麼值得快樂呢？大眾啊！應當振奮精神，精進努力修觀用功，好比救自己正在燃燒的頭髮一般那麼緊急迫切啊！常常心裡面想著世間一切皆悉無常，謹慎不要造作身口意三種惡業，無常隨時可能降臨，要及時努力修行啊！

過去，有一次正月初一請慈航菩薩說法，一般人總是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他卻說：「有什麼好恭喜的？快死！快死！」有些人聽了不歡喜，但他說的卻是真理！如果我們本來可以活一百歲的，一年又過去了，壽命又短少一年了，不是快死一年了嗎？有什麼好恭喜呢？慈航菩薩說的法是違逆世間的語言，讓我們體會「諸行無常」的真理。已證得空性的聖者假借世間的語言，讓我們能夠體會真理的境界。所以，如論文所說這種智慧是「緣言說相為境界義，亦名世間，是故說為世間出世間。」因為，世間法是可以言說的，出世間是不可以言說的，今佛菩薩利用世間的語言，表達空性的真理，說而無說，這叫作「世間出世間智」。

【論文】

世尊依此密意說如是言：我說有世間智，有出世間智，有世間出世間智。若分別所攝智，唯名為世間；初正智所攝智，唯名出世間；第二正智所攝智，通名世間出世間。

【白話譯釋】

這裡如果根據彌勒菩薩這樣說的話，依照世尊「密意」——秘密的意思，就包括大乘思想在裡面，可見這種出世間的智慧，佛陀在《阿含經》裡說了很多，而且佛陀有秘密的意思在裡面。彌勒菩薩說有三種智慧：有①世間智，②出世間智，③世間出世間智；什麼叫作世間智呢？就是有語言可說的，都是世間智；對於有相、名、分別等語言可說的，都包括其中。但是佛法所謂的世間智是屬於第六意識分別思想所含攝的佛法，才算是世間智。所以，雖然我們追求的是出世間智、世間智，但是我們目前利用的都是世間智。那麼這種世間智的智慧叫作什麼呢？叫作「生得慧」（註①）——利用我們生來就具有的智慧慢慢地追求無漏的出世間智慧。由第六意識所分別的境界，當然有語言可說、有思想可以想；所以，我們現在研究佛法，還是在佛教知識論的範圍裡。既然我們研究佛法還在佛教的知識論裡，當然我們必須善於應用文字來表達真

理。在善於應用文字來表達真理的過程當中，一定要有所分別，但是這和世間的分別有什麼不同呢？世間的分別是用來學習一般知識技藝，可以養家活口，但是可能分別越多對煩惱越得不到解脫；但是用佛法的世間智來分別，分別越多內心的煩惱就越減少，佛法會把我們從世間帶到出世間去，讓我們獲得解脫，這是佛法的知識論，不同於一般知識論的地方；什麼叫作出世間智呢？就是我們剛說的，從見到真如的見道位開始，從此進入佛法修行的軌道，就是出世間智了；如果用天台宗對「般若」的解釋來說，般若有三種：①文字般若，②觀照般若，③實相般若；這天台宗所說的文字般若，就相當於本論所說的世間智，因為語言、文字都是世間所通用的；而觀照般若就相當於出世間智，即論文所謂的「初正智所攝智」，初初開始了解佛法緣生性空的真如之理，這種見解的建立能夠達成出世間的功用。換句話說，雖然佛法也從分別開始，但是它有殊勝的作用，讓我們最終到達真如的本體；

又真如的本體超越分別心之外，在這裡是所謂的「見諦」；從見道位到修道位，是論文所指的「第二正智所攝智」，也就是世間出世間智，就相當於實相般若。

本論雖然是「法相唯識學」的根本依據，但論文所講的世間智、出世間智、世間出世間智等三種智很接近「法性空慧學」「三般若」的說法。但是這裡所說的世間智、出世間智、世間出世間智，和本論所說的「如所有智」、「盡所有智」還有一點距離，倒是和《大般若經》所說的三種般若很接近；因為這段論文要講的「抉擇」就是智慧，就相當於三種般若：世間智就是文字般若，用語言、文字，有情感的分別；出世間智生起來後，就開始生起觀照，對於內心的煩惱就有對治的作用、有解脫的作用；從見道位到修道位，世間出世間智生起，就可達到證道位，乃至全面證到空性的真理；這種說法是我們內心智慧的程度而有這三種層次的差別，這裡不說是二乘人或菩薩所證得境界的差別。可見，二乘聖者也有文字般若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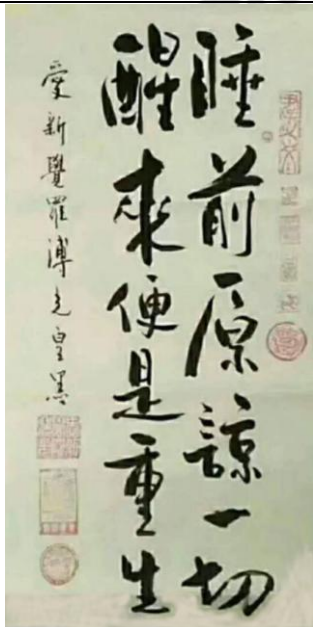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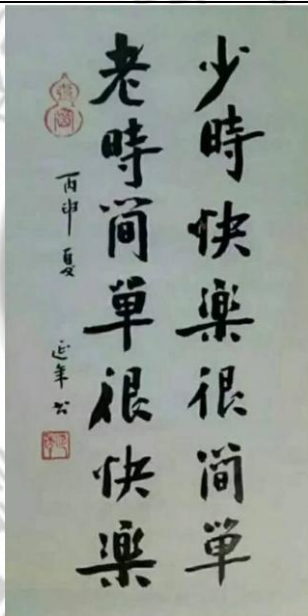
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等三種般若。如果說修行斷除煩惱障、所知障的說法就有所不同了，那就要談根本智、後得智；這段論文所謂的世間智，有包括後得智的意義在裡面，但是所說的道理還是以空性的道理——以真如本體為主。如果用「真空妙有」來談，今天所說的兩種智都偏重於真空方面，較少說妙有，只有附帶略說妙有。

往後論文所說的，是對整個宇宙人生的看法，宇宙萬有離開了它的種種現象，剩下的就是種種現象的名字與主觀的分別心態。那麼這個心態正確、不正確？解脫、不解脫？合不合乎理性？有沒有正智？在這裡就完全要看我們如何抉擇。至於如何比較？如何抉擇？這五法說起來似乎很簡單，我們可能一時無法懂得。所以論文接下來用問答的方式，告訴我們怎麼作出抉擇？（待續…）

【註釋】

註①生得慧，指與生俱得之智慧。與聞慧、思慧、修慧合稱四慧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四十二說，首先於三藏、十二分教等受

持、轉讀，即能得慧，稱為生得慧；依此慧可得聞所成慧，再順次可得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。然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卷六末則謂：「於五明教，劣聞覺慧所有善心，名生得慧。聽聞已後，差別作意，明了善心，名為聞慧。非必要先於三藏教聽聞、領受，皆生得慧。但於三藏非用功力，所生聞劣覺慧善心，名生得慧。不順出世，非功力起，性不明了，讀解文義，任運而起，名生得慧。」



生活禪小品

補丁的衣服傳奇

話說張三外出郊遊時，遭遇了車禍；好在事故不大，他只是劃破了表皮。在將撞壞的車送到修理廠之後，他忽然想到，父母的家就在附近，他已經很久沒有回家看看了。於是，回了一趟家，並住了一夜。

第二天離開的時候，他接過母親遞過來的衣服，發現衣服上面破損的地方已經被母親密密的針腳縫好了。把衣服穿在身上時，張三有些感動，又有些不以為然——他有的是錢，這件衣服他回去後就要扔掉了。

由於工作太忙，回去後卻把這件事給忘了，他就這樣穿著那件補丁衣服在各種場所穿梭，並且還談成了一筆久拖未決的大業務。一直忙到晚上，他才想起身上穿的是件破衣服，就脫了下來，扔進了垃圾桶。第二天上午，他昨天談成的那筆業務

正式簽字，客戶問他：

「你昨天穿的那件打了補丁的衣服，今天怎麼沒穿？」

他不好意思地說：

「換下洗了。」

大客戶拍著他的肩膀說：

「你可能不知道吧？我們能跟你簽約，都是因為你身上的補丁——從小小的補丁上我們可以看出來，你是個艱苦樸素的人；而一個艱苦樸素的人，無疑是最好的合作夥伴！」

張三回到家，從垃圾桶裡翻出那件補丁衣服。洗了洗，掛在不起眼的衣櫥角落，想著可能會啥時候派上用場。一星期過去了，一天早上剛要去上班，張三家裡來了兩個警察。原來，上週一個晚上，有一個有錢人被綁架了，還被撕了票，綁匪當晚就被抓到了。審訊綁匪時，他們供認說，他們原來是想綁架張三的，所以警察今天來提醒張三注意。張三吃了一驚，問警察：「那他們為什麼最後沒有綁架我呢？」

警察說：「因為你那天衣服上有補

丁，當綁匪在尋找目標時，看到了你衣服上的補丁，所以推想你不像傳說中那麼有錢，認為有錢人不可能穿打補丁的衣服。」

張三一時感慨萬千，沒想到母親替他補丁的一件破衣服，不僅促成了他的事業，並且還意外地救了他一命。警察走後，張三打開衣櫥，把那件破衣服拿出來，一再撫摸著上面密密的針腳，不禁想起了浩蕩的母恩，他像個孩子一樣哭了，淚水滴濕了那件補丁的衣服。

【附註】

如果張三在得知「客戶因為那件補丁的衣服，認定他是一位艱苦樸素的人才與他合作」時，回家便將衣服從垃圾桶裡翻出來，打算留著下一次再次使用。這時的張三給人的感覺是：他已開始步入「奸商」的路途了。檢回衣服只是為了下次再欺騙客戶，以騙取合約。直到警方上門告知，因為這件補丁的衣服，使他逃過一個死劫，張三才驚醒過來。母親對子女的愛，不單只在無意間救了他一命，還將他

誤入歧途的心給喚回來。同樣的一件事，給人的啟示都不盡相同；希望這樣的事，給我們的啟示是「為人要誠信、儉樸，才是成功的關鍵啊！」



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

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趙普，原先是後周當節度使的趙匡胤手下的推官。紀元九六〇年，趙匡胤率軍北上，部隊到達陳橋時，趙普為趙匡胤出謀劃策，發動了兵變。趙匡胤黃袍加身，做了皇帝，改國號為宋，史稱宋太祖。接著，趙普又輔佐宋太祖東征西討，統一了全國。後來，宋太祖任命趙普為宰相。宋太祖死後，他的弟弟趙匡義繼位，史稱宋太宗。趙普仍然擔任宰相。有人對宋太宗說：

「趙普是山東人，不學無術，所讀之書，僅僅是儒家的一部經典《論語》而已。他當宰相不恰當。」

宋太宗不以為然地說：

「趙普讀書不多，這我一向知道。但說他唯讀一部《論語》，我也是不相信的。」有一次宋太宗和趙普閒聊，宋太宗隨便問道：「有人說你唯讀一部《論語》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趙普老老實實地回答說：

「臣所知道的，確實不超出《論語》這一部書。過去臣以半部《論語》，輔助太祖，平定了天下。現在臣用半部《論語》輔助陛下，使天下太平。」

後來，趙普因為年老體衰病逝，家人打開他的書篋，裏面果真只有一部《論語》。

【附註】

其實，我們中國人是非常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的，但真正用這些道理去實踐的人卻很少。所以，《論語》傳承幾千年，讀過的人不計其數，而真正靠《論語》成功的卻只有那麼幾個人。宋朝開國宰相趙普以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名揚千古，中國於丹憑借《論語心得》為世人所知。趙普和於丹的成功其實極為相似，甚

至覺得於丹不過是把趙普的成功複製了一遍，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認真真地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一讀《論語》。但就是這樣一個舉動，使歷史記住了趙普，讓時代記住了於丹。

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示：成功其實不是什麼難事兒，做好一件事就足夠了。有的人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，就讓人記住了；有的人做了一輩子事，卻沒有一件能讓人記住的。其實人生的價值並不在於你做了多少事情，而是看你做的事情是否成功。做一千件半途而廢的事情，不如完完整整做好一件事情，因為衡量行為價值的標尺是結果而不是進程。

錯別字

北宋仁宗時，有個文人趙旭，在一次科舉考試中文章出眾，堪稱榜首，在殿試時被仁宗皇帝看中，但一看他寫的字，很不正規，把「唯」字的「口」字旁寫成了三角形的「厶」。

仁宗說：「卿文章錦繡，然將『唯』字的『口』旁寫成了三角，有失規範。」不想這個趙旭自我感覺良好，忘乎所以，竟然高聲巧辯稱：

「口與厶在書法中可通用。」

仁宗大怒，提朱筆寫了「去吉、呂台、私和、句勾」幾個字，擲給他說：「汝既言可通用，就將這幾個字一一辨來。」

這下趙旭傻眼了，張口結舌無法對答。仁宗立即決定不予錄取，命其回家重新讀書習字，以觀後效。這位狂生，就因為一個不規範字，把到手的狀元給弄丟了。

當時有人寫詩嘲之：

「十年寒窗十年苦，一朝及第入仕途。祇為一字多口舌，摘去功名再讀書。」

【附註】

太平軍北伐時，有一支部隊駐紮在儀徵城外，先行官派小校向主將請示行軍路線。主將正在與人談話，就隨手寫了一個字，交給小校。

先行官從小校手中接過手令一看，是

個「燒」字，大吃一驚：「燒城？」想再去問主將，又想軍令豈可更改。於是命令士兵每人準備一把柴火，三更造飯，四更飯畢，拂曉前燒城。

天將亮，眾軍一齊點火，頓時煙焰瀰漫，百姓哭聲震天動地。主將大驚，急忙找來先行官查問為何燒城？先行官拿出手令交給主將，一看，主將頓足大叫：「我之過，我之過！」

原來，他在不經意之間，將「繞」字寫成了「燒」字！結果，好端端的儀徵城化為灰燼。主將祇好請求上級判處自己極刑。



楚材晉用

公孫歸生是春秋時期的蔡國大夫，他能言善辯、學富五車，在各國都頗負盛譽。有一年，晉楚兩國的關係很緊張，公孫歸生就去為兩國調解，結果他在晉國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名叫伍舉的好友。伍舉是楚國的大夫，這半年來他一直過著逃亡的

日子。

伍舉的岳父在楚國犯了罪，畏罪潛逃了，於是伍舉的一些政敵就趁機造謠，說是伍舉向岳父通風報信並送他逃走的，楚王聽信了謠言，就撤了伍舉的官職，並要將他治罪。伍舉聽到風聲，就帶著全家老小逃到晉國來了。公孫歸生得知伍舉的境遇後，有心想幫助朋友脫困，就讓伍舉安心躲在晉國，別的事情他去想辦法。

公孫歸生在晉國辦完事以後就來到了楚國，並得到了楚王的熱情接見。他知道如果直接為伍舉求情，只能使楚王心裡增加疑慮，就繞了一個彎子說：

「我剛從晉國過來，我發現以前晉國的人才沒有楚國多，但現在他們的人才越來越多了，恐怕要超過楚國了！」

楚王吃驚地問：

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？」

公孫歸生這才不緊不慢地說：

「晉國本來是沒有什麼人才的，但後來他們從楚國挖去了好多人才並都給予重用，特別是貴國的大夫伍舉，他也因為

受到誣陷而逃走了，現在躲到了晉國，相信很快也就會得到了晉王的接見和重用了，這對楚國來說真是一個損失啊！」

楚王聽後，這才意識到要保住伍舉，不能讓他成為晉國的人才，就連忙赦免了伍舉的所有罪名並恢復了伍舉的官職，又寫了一封信委託公孫歸生請伍舉回來。就這樣，伍舉又平安地回到了楚國並受到了重用，此後為楚國做出了不少貢獻。

【附註】

有句成語叫「楚材晉用」，其出處就在於此。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，秦國原本地處偏僻，為弱小之國，但最後統一中國的卻是秦國。

照理說，秦國既窮且弱又地處偏僻、人才缺乏。怎麼可能統一天下？只因執政者秦孝公知道人才的重要，所以頒布求賢令，向各國招募人才，借用他國的人才來強大自己的國家，例如：商鞅是衛國人、張儀是魏國人、范雎是魏國人，而李斯是楚國人；等，秦國因為有這些人才的經營，才成為一代強國。反觀魏國、楚國，

原本是一方霸主，人才濟濟，最後卻因為人才留不住，而導致國力降低而被滅。

看了這段歷史時，不禁讓人感慨，台灣雖是一小國，但人才濟濟，只可惜現今政府的源政策，造成供電的不穩定性，致使企業不斷地出走；而企業不願意調高薪資，以留住人才，因此，人才不斷地外流，就如同魏、楚留不住人才，導致國家由強變弱最後滅亡。

「人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」

用歷史當借鏡，從朝代的興衰、古人的經歷中，我們可以學習到許多事情，頗值得吾人深思！



綿山活佛

據史料記載，貞觀（太宗年號）十四年（六四〇年），陝中大旱。唐太宗李世民得知唯有介休（即綿山）境內，風調雨順，人們都說是因為志超和尚在此修行，

威德普照，才使此地避免災難。於是太宗親自來到綿山，拜見大師請求祈雨，志超和尚於是命正在做飯的弟子莫斯，將淘米水向西南方向潑去，長安一帶即刻普降甘霖，大旱解除萬民歡騰；為了感謝志超和尚解民倒懸之恩，大家都尊稱他為「綿山活佛」。

唐太宗的妹妹長昭公主，親眼目睹佛法的神蹟，也隨志超和尚出家修行。她在修行上非常精進，絲毫不以大唐公主的身分自居，平時除了打坐之外，還常常上山採集藥草、為民治病。公主在綿山出家後，每逢當地天旱，便為百姓焚香祈雨，據說多有靈驗，萬民受其恩惠。綿山一帶的百姓尊稱她為「活觀音」。

太宗召見志超和尚進宮，志超和尚不願意。第二年，太宗率眾臣趕來綿山拜謝志超和尚。志超和尚的弟子銀空在抱腹岩接駕，說師父已於貞觀十五年（西元六四一）三月十一日圓寂。太宗未能如願，內心悲傷，仰天長嘆：

「此行空望佛也！」

話才說完，頓時，天空出現了「空王古佛」四個金字和志超和尚的輪廓；至此太宗和世人才知道志超和尚，乃是空王佛轉世，於是太宗下令在抱腹岩的地方，敕建抱腹寺。志超和尚留有全身舍利，經一千四百多年不壞，今供養於綿山正果寺。

空王古佛是佛祖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共同的老師，抱腹寺自然成為中國最古老禪淨雙修的佛教聖地。空王佛，是久遠劫前的古佛，是過去莊嚴劫千佛之一。《法華經》〈授學無學人記品〉中，佛說：「諸善男子，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，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可見，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與阿難都曾是空王佛座下的同學。

【附註】

聖人混跡世間，如不說破，誰人得知？如果一個修行人在道場或坊間，總向別人吹噓自己是佛菩薩轉世再來，因而獲得別人的恭敬供養，這種行為絕對是違犯佛教淨戒的，將來必墮金剛地獄！如果我們以為所恭敬供養的高僧或上師是佛菩

薩轉世再來，那麼這種發心是有分別心的，是不清淨、不平等的！如同上文，如果志超和尚沒有現神通，空中出現「空王古佛」的字樣，誰人能知他是古佛慈悲再來？

《六祖壇經》說：「不求餘物，唯求作佛！」修學佛法最高尚的情操是「無所求」，不求神通，不求感應，不求人天福報，不求名位、權勢，不求五欲享受；只想求得內心究竟的覺悟，只想求得實相的真理！讓真心稱性地流露出大慈大悲；以大行大願，盡未來際，隨緣廣度一切眾生！

化緣與結緣

在佛陀的僧團裏，出家人必須每天出外托鉢乞食，表示上乞佛道、下化眾生之意。有一天，一群比丘托鉢到一戶人家，恰好主人的女兒即將訂婚，準備了很多的燒餅，要送去給親家。這位待嫁的少女，看到出家人，內心充滿歡喜，就把燒餅全

部供養了比丘。由於少女做的燒餅十分可口，吃過燒餅的比丘，回去後就告訴其他的人，於是一連三天，吸引了更多的比丘上門來托鉢；善良的少女看到比丘們歡喜她做的燒餅，更是毫不吝惜地普同供養。男方的父母等了三天，沒有收到定親的禮餅，對於女方不守信用，感到氣憤，堅決解除婚約。

當時的印度社會，一個女孩子給人退了婚，不只是個人名節上的污點，而且再也不會有人願意娶她。情急之下，她的父母只好帶著女兒來請求佛陀：

「我的女兒為了供養燒餅給比丘們，結果男方責怪我們不守信用，因此我的女兒遭受被解除婚約的不幸命運。」

佛陀聽到這一番話後，安慰她的父母，並允諾一定會親自向男方說明原委，讓有情人終成眷屬。這一家人歡天喜地地回家。

當天晚上，佛陀召集所有比丘，呵斥他們：「托鉢乞食，必須遵守次第乞食的規矩，不可以成群結隊向固定的齋主化

緣，增加他們的經濟負擔；也不可以因為食物的美味與否，心生揀擇分別。托鉢，是為自己化去貪、瞋、癡、慢的惡念，與齋主結下歡喜的菩提緣呀！為了你們貪吃燒餅的緣故，讓一位少女失去終身的依靠，你們要發起慚愧心，思維自己內心的污濁！」

【附註】

「化緣」要在彼此不苦不惱、不怨不悔、自在歡喜的情況下進行。更何況化緣，不一定要化錢，能夠感動對方的心意，化得一個歡喜的善緣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惜現代許多人濫用、誤解「化緣」的真義，像有一些出家人經常向信徒勸募，或是沿街托鉢；姑且不問他們的身分真偽如何？他們的行儀是否對人心有所啟迪？他們化來的錢是否真的是為了弘揚佛法？單看這樣的行為，已使得佛教流傳幾千年來的美好「化緣」制度，頻生弊端了。佛陀昭示我們修行的原則：「發起慚愧心，思維自己內心的污濁。」「慚」於自己有所不知、有所不淨；「愧」於他

人有所侵害、有所虧損。慚愧，是無上莊嚴美服，令我們身心炳然如燭；慚愧，是人間珍饈百味，令我們內外色澤光潤。

佛教所謂的「化緣」，是化人家的一點善心，化人家的一點施捨，化人家的一點幫助；然而「緣」是相互的關係，因此「化緣」之人也要能喜捨、布施。在跟人家「化緣」的同時，也要跟人家「結好緣」，給人家一點笑容、一點讚美。

所謂「結緣」，就是隨緣布施；尤其是心存歡喜、恭敬、祝福的心，不論是隨口一句好話，或為人服務、或以技術教導他人等，更能與人結最好的善緣。



順治皇帝出家心路歷程

清朝順治皇帝在朝的時候，就已經歸依了佛門，是一位很虔誠的在家佛門弟子，他歸依了玉琳國師，（玉琳國師就是我們很熟悉的『千金小姐萬金和尚』中的那位萬金和尚），從此之後很踏實的學佛，日夜不停的做功課。光陰總是會過去

的，人總是會老的，所謂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開；夕陽無限好，可惜近黃昏」，這就是顯露世間的無常，生生滅滅，虛幻不實，了不可得，因此，人世間再美好的話，美好當中總是會有缺陷的，中外古今，一切聖哲，乃至凡夫，必然也同樣要經過生老病死的憂患，這是誰也奈何不了的事實。順治皇帝有一天善根大展流露，在靜靜的夜裏，獨自靜坐，心裡默想著：

「人生苦短，世態變化無常，我一生中，率領百萬大軍，南征北討，為國憂民，辛勞一輩子，我逐漸衰老，紅塵滾滾無了時，名與利、財與色、食與睡，都是虛幻不實的東西，如空中的浮雲，縹緲不定，空幻不可得，得也得不住，人生太無常啦！一切名利、財色、權威，也都是無常幻化了不可得；乃至我的身體，也是空幻無常，了不可得；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世間一切都是危脆的，無常遷流不息，滄海變桑田，桑田變滄海，時勢變化無窮；我的生死未了，未達開悟本性，未證悟菩提，時候不早了，我出家修行的因緣應該

到了，時機應該成熟囉！」

順治皇帝默想到這裏，心裏恍然開闊，由憂鬱的心轉變為開朗的心，由世間的心轉變為出世間的心，由感情的心轉變為慈悲喜捨的心，由無常的心轉變為永恆不變的心，由痛苦的心轉變為清涼的心，由在家的心轉變為出家的心。此時此刻的順治皇帝，無形的一股善根在他的心胸鼓動著，激發他出家修行；順治皇帝心裏該怎麼做，內心早就有主張了。

有一天，順治皇帝他把國事安排好了之後，不作聲息，怕人發覺，從中阻礙，於是趁著夜靜人空之際，脫離了皇宮，走入深山修道，落髮出家，示現僧相。自從順治皇帝出家示現僧相以後，就埋名隱姓，從來絕對不透露他的身份，不讓人家知道，過著清淡樸素的出家生活，不貪圖名利，不炫耀自己的往事，更加精進為開悟本性而努力，真不愧是一位帝王身出家。

朝廷發現他已經出家落髮，也曾經好幾次規勸他還俗回朝廷，料理國事，但是

都被他一一婉轉謝絕。名利的誘惑力，對他來講，早就淡忘了，五欲六塵漸漸無法束縛他了，他內心很平靜，很安祥和諧，天天生活在清淨無為的自性世界裏。

【附註】

天下之間有幾個人，能夠知道他的內心世界呢？假使有一天，被朝廷知道他的住處或蹤影，他就離開那間佛寺，一心一意安住在佛道上。他對自己很嚴格，鞭策自己莫懈怠，把身心都交給三寶龍天，刻苦勤儉地為常住做事；一有空閒之際，就參悟本性，如是日以為常，在心地上的功夫，也逐漸的開花結果。他也到處參訪一段時間，因為他徹底埋名隱姓，不讓別人知道他的身分背景，他就在佛教界當中，漸漸消失了他的蹤跡。

順治皇帝是以帝王的身分來出家修行，能放下江山，一心為追求真理，為求解脫生死，在智慧抉擇之下，猛然踏出家修道的不二法門，一一淨化五欲六塵的束縛，因此開悟本性，真是希有罕見的帝王身而出家修行的典範。

高貴與低賤的差別

佛陀在世時，並不因為他是僧團的領導人，而要求特權，依舊每天和大眾一樣，著衣，走路到舍衛城，次第乞食化緣。四十九年傳教生涯，足跡遍及全印度。佛陀的心，平等如日月星光，普照萬物有情，如雨露水澤，遍灑大小林木。

有一天，佛陀外出時，在路上遇到一個擔糞的工人，名叫尼提。他遠遠的看到佛陀，正和他迎面而來，低著頭趕快換另一條路，避開急走。但是不論他走向哪一邊，想盡辦法閃避，奇怪的是，佛陀始終和他同一個方向。慌忙的尼提，左右為難，不得已只好跪下來說：「尊貴的佛陀，請問您要走哪一邊？」

佛陀和藹地說：

「尼提，為什麼我到了左邊，你就走到右邊；我到了右邊，你又改到左邊，為什麼要逃避我呢？」

尼提顫抖著身體說：

「佛陀，您是至尊無上的身分，而我只是卑微的賤民，不敢用骯髒的身體來面

對您，所以才急急地避開。」

佛陀微笑的說：

「尼提，你一點都不低賤，我看不到你有任何骯髒之處？一個人的尊貴和清淨，不是挑擔著糞桶，就是污濁不堪的，這是為大眾清潔服務的工作，一點都不骯髒的。你雖然挑著糞桶，但是你的心很清淨，你對佛法有恭敬心，對三寶有信仰心，你是個清淨人。」

【附註】

民國初年，有個金山活佛遊戲人間，神通莫測。有一天，他頭戴著糞桶，別人都掩鼻走避，嫌他惡臭，金山活佛笑嘻嘻地說：「我們天天抱著糞桶，和它坐臥行住，卻聞不到它的惡臭。」有錢有名，地位高高在上者，未必人品高潔、行事端正。反觀日日與垃圾為伍的清潔工，他們為大眾清除骯髒，為地球留下清淨，雖然沒沒無聞，卻是人間的菩薩行者。

我們修行，就是要學習一份清淨心。何謂清淨心呢？打坐念佛，禮懺誦經，只是使我們得到一時的清淨而已；真正的清

淨心，就是菩薩心，充滿服務奉獻的心。無論我們從事什麼職業，只要是正當的，都可以當作是修行的道場。唯有把寺院延伸到我們的工作環境、家庭生活中，才能和修行打成一片。

人間的高貴和低賤，不在華冠錦服、田產家業的多寡，而是在於是否肯為人服務、廣結善緣、歡喜奉獻。真正高貴的人，是能夠和眾生水乳交融、生死與共的人。願與大家共勉！



問菩薩為何倒坐？

南京古鷄鳴寺，有座獨特的菩薩殿。每天，都吸引很多好奇的居士前往參拜。一日，有一居士慕名前往，看到佛龕上的菩薩像，果真與眾不同地背對眾生，面牆而坐，宛如當年達摩祖師初到震旦，面壁禪坐九年一般！

居士好奇地請問菩薩殿內當值的知客師：「何以菩薩面牆而坐？」

只見知客師，彷彿已回答了千萬次同

樣的問題似地，隨手指著牆上的偈子，要居士自己參看去！居士隨著法師手指的方向，看到牆上的偈子，東單寫著：

「問菩薩為何倒坐？」

沒錯，這正是居士心中的疑惑。接著，下一句偈，回答了居士的問題：

「嘆眾生不肯回頭！」

居士的心，彷彿被錘子重重地錘了一下！迫不及待地，看著西單牆上的偈子，只見牆上的偈子寫道：

「若不回頭，誰替你救苦救難？」

如能轉念，何需我大慈大悲！」

居士剎時，木然良久，陷入深沉的思惟中……。

【附註】

有些自私自利的人，一旦遇到災禍，或不如意的事，就趕緊去寺廟，燒香拜佛，或求觀世音菩薩。其實，我們好好看一看，西單牆上的那幅對聯：「若不回頭，誰替你救苦救難？如能轉念，何須我大慈大悲！」

這一幅對聯已把真話告訴我們了。我們自己要斷惡向善，淨化心靈呀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，誰都幫不了我們，誰都救不了我們！

很多人不明事理，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祭拜；更有些人心存不善之念，自私自利，也跑到寺院裡燒香拜佛，求佛菩薩保佑他平安無災、升官發財。結果不但沒有平安，反倒是災難連連，於是他就說這佛菩薩不靈呀！其實，那是他侮辱了佛菩薩，他把佛菩薩當作是惡勢力的包庇者。我們種下什麼因，必得什麼果，佛菩薩無法改變我們所造作的因果。

諸佛菩薩的加持庇佑，不外是祂教給我們的修學方法，我們只要依照祂所教導的方法去做，去修正自己錯誤的思想行為，改過遷善，我們就會得到利益，那才是真正的加持保佑。佛教不是迷信，而是佛陀的教育。不需任何代價及交易，只需轉個念，把自私自利的心轉成利他之心，則一切本自具足，何需佛菩薩來拯救我們呢？！

吃苦，是磨煉心性

《菜根譚》有言：「嚼得菜根香，百事可做。」吃得起苦的人，才能靜下心來，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刀刃上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

(一)、范仲淹小的時候，常去家裡附近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，每天只煮一碗稠粥，涼了以後劃成四塊，早晚各取兩塊，拌幾根醃菜，用醋汁調拌一下，吃完繼續讀書，這就是流傳後世的「劃粥割齋」的故事。(齋，音同飢，調味用的細碎辛辣食物或菜末。)

青年時候的范仲淹，來到睢陽應天府書院讀書。范仲淹十分珍惜嶄新的學習環境，晝夜不息地攻讀。范仲淹的一個同學，是當地最高長官的兒子，看他常年吃粥，便送些美食給他，他竟一口不嘗，聽任佳餚發霉。同學發現怪罪起來，他才長揖致謝說：

「我已安於劃粥割齋的生活，擔心一旦享受美餐，日後就咽不下粥和鹹菜了。」

(二)、馬祖道一在江西弘法，有一次

到了一個地方，地方官員對馬祖大師的弘法活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。活動結束後，他問馬祖：

「大師，有一個問題弟子不知當不當問？」

馬祖說：「你問吧！」

這個官員就問：

「求道之前弟子飲酒吃肉，現在弟子參道了，是飲酒吃肉呢？還是不吃？」

馬祖說：

「如果飲酒吃肉，那是你應得的俸祿，如果不吃，那是你的福份。」

【附註】

俗話說：「吃苦就是了苦，享福就是消福。」修行人當比一般人更能吃苦，因為苦是助道之緣。佛在三轉四諦法輪中，初示轉時，謂：「此是苦，逼迫性」；次勸轉時，謂：「此是苦，你應知」；三證轉時，謂：「此是苦，我已知」。苦諦就是在說明人生多苦的真理，人生有生老病死苦，人人都有免不了的痛苦。還有愛別離苦，怨憎會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陰熾盛苦，這些都

是苦的果報。

經歷苦難，能夠提升心靈的修養，就是最大的福氣！我們常認為吃得了苦，才能獲得名聲、權力和財富，從而享受它們帶來的快樂，但這樣的想法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。吃苦，不一定能換來榮華富貴，即使有所成就，也有更高的境界值得追求。

如果僅僅把吃苦當成謀取金錢和權力的手段，這是遠遠不夠的，吃苦是提升心靈的工具。俗語說：「不吃苦，就不能做佛祖」，佛陀六年苦行，達摩九年苦苦面壁，才參透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獲得徹底的覺悟和自在。

吃苦，不僅有助於成功，更重要的是讓人懂得人生的艱辛，生活的不易，從而培養愛心、善心、同情的心。當你戰勝苦難，獲得了一定的成功時，切勿仗恃自己的成功而去炫耀、或去花天酒地、或去暴殄天物、甚或腐蝕人心，而是應向上提升，珍惜萬物，惜緣惜福，利益眾生。

(殄，音同舔，浪費、糟踏的意思。)

種桃李者得實， 種荆棘者得刺

唐朝名將郭子儀的晚年退休家居，忘情聲色來排遣歲月。那時，唐史《奸臣傳》上出現的宰相盧杞，還未成名。有一天，盧杞來拜訪郭子儀，郭子儀正被一班家裡所養的歌伎包圍，得意地欣賞玩樂。一聽到盧杞來了，馬上命令所有女眷，包括歌伎，一律退到大會客室的屏風後面，一個也不准出來見客。郭子儀單獨和盧杞談了很久，等到客人走了，家眷們問他：

「您平日接見客人，都不避諱我們在場，談談笑笑，為什麼今天接見一個書生，卻要這樣慎重？」

郭子儀說：

「你們有所不知，盧杞這個人很有才幹，但他心胸狹窄，有仇必報。長相又不好看，半邊臉是青的，乍看好像廟裡的鬼怪。你們女人家最愛笑，沒有事也笑一笑，如果看見盧杞的半邊藍臉，一定會笑，他就會記恨在心，一旦得志，你們和我的兒孫，就沒一個活得成了！」

當時，郭子儀是汾陽郡王，德宗皇帝尊稱他為「尚父」，而盧杞不過是御史大夫，無論資歷、地位和聲望，盧杞都無法與郭子儀比。但郭子儀接待這個「小字輩」竟顯得那麼精細小心，是否有點過慮？

郭子儀說這番話的第二年便病逝了。不出他生前所料，盧杞憑著自己口才好，善於揣測和迎合上位者的心思，深得昏君德宗的賞識，從而迅速竄紅，當上宰相。凡是過去有人看不起他、得罪過他的，一律不得免掉殺身抄家的冤報。只有郭子儀全家，即使稍稍有些不合合法的事，由於盧杞的保全，認為郭令公非常重視他，大有知遇感恩之意；因此，得以平安無事。不難想像，面對盧杞這樣的得寵小人，如果不是郭子儀當年遠慮深謀、精細小心，郭氏一族恐怕最後還真難逃一劫呢！

【附註】

俗話說：「寧得罪君子，不得罪於小人。」君子得罪小人，小人必欲置君子於

死地。小人未得勢時，琢磨如何借刀殺人；小人得勢後，往往採「合法手段」，立即拿得罪過他的人開刀，所謂「有仇必報」。

有一句話說：「惡人自有惡人磨」，也就是小人自然有人來降制他。「種桃李者得實，種荆棘者得刺。」小人在他走的路，不停地播撒仇恨，其所作所為，常常令人切齒痛恨，所以小人的最終結局是可想而知的。

在生活和工作，我們千萬不要忽視小人，更不要得罪小人。如果得罪了他們，他們可能會處心積慮地來對付我們，甚至非置我們於死地不可。所以，我們只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就好了，不必嫉惡如仇地和他們劃清界線，他們也是需要自尊和面子的；何況我們不可能完全「消滅」小人，因為「小人」是一種人性現象，而這種人性是亙古即已存在的；因此，不如和他們保持一種「生態」上的平衡即可。

學會控制情緒

有一條蛇進入了一家木工店，當牠爬到角落時，穿過了一把鋸子，受了一點皮肉傷。這時，牠本能地轉過身去，咬住了鋸子，結果又把自己的嘴巴弄傷了。

牠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並認為牠所看到的鋸子正在攻擊牠，因此牠決定纏住鋸子，用整個身體使鋸子窒息。於是牠使盡了所有的力量：不幸的是，蛇最終還是被鋸子鋸死了！

【附註】

上面這個故事，正是《唯識學》上所说的「自性妄執」所使然的。在我們生活中，經常會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於是就會出現各式各樣的情緒，例如悲傷、恐懼、憤怒等等。每當這些情緒出現的時候，我們是怎樣去應對的呢？是壓抑？發洩？還是逃避？我們會發現，如果採用這些方法去應對，是無論如何都解決不了問題的！最好的方法還是去面對它、擁抱它、處理它。

無論這件事情看起來是好還是壞，都

是我們主觀意識給它附加的意義。實際上它還是它，從來沒有改變過。例如，當我們正要去上班的時候，發現堵車了，就開始抱怨：「為什麼偏偏只有自己遇到這種倒霉的事？」當遇到這類不開心的事情時，誰也不可能保持鎮定的狀態，畢竟我們不是聖人。但我們可以學習抱著接納的心態去看待它，如此心中就能達到一種平靜的狀態，就不會再去抵觸它；因為這就是事情本來的樣子，從來都是這樣。

憤怒、發火、鬧情緒並不能解決問題，有時甚至會把自己帶進死亡的陷阱。因此，我們千萬不要稍微受到一點傷害，就一味地認為都是別人造成的……其實，傷害自己的往往是「自己本能的弱點」！所以我們要學會控制情緒、學會冷靜思考，學會放下一切！



淨土偈

蕩益大師

西方即是唯心土

離土談心實倒顛

念念總皆歸佛海

生盲重覓祖師禪